



白金纪念版



11处特工

皇妃

XIAO XIANG  
DONG ER

作品

SHIYUAN  
HUANRAN

潇湘冬儿

江山沦陷，利刃倒悬，天地为熔炉，  
万物为薪炭。

苍生血泪烹其间。

千帆过尽，铅华尽洗，谁将与她同路而归？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五卷

青海卷



## 第一章 苍茫悲歌

乌云遮盖着太阳，惨白的阳光无力地照在北风呼啸的战场上。

时间过得无比漫长，初秋的风带着燕北特有的寒气，横扫过苍茫的原野。从凌晨到正午，从正午到黄昏，鲜血流满了整片火雷塬，艳红的火云花放肆地怒放，张扬地舞蹈着染血的花瓣，好似朵朵妖红。数不清的早上还活蹦乱跳的鲜活生命，此刻如同断了根的麦子，大片大片地躺在冰冷的土地上。

土地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颜色。鹰鹫在天空上盘旋着，随时都会俯冲下来享用这一场难得的盛宴。尸骸堆满了平原，伤兵们躺在小山一样高的尸海中哀声悲号，像是失去了家园的孤狼，发出悲伤的泣吼，但是更多的，却是连惨叫都已经发不出了，只能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偶尔被寻找伤员的医务兵踢上一脚，才会哼哼一声，表示自己还活着。

傍晚时分，天空下起了小雨，细雨如牛毛，冰凉凉地落在身上。战壕里的尸首上还着着火，雨丝打在上面，激起一层白雾。

程远踩着尸体走过来，多年的征战给他略显阴柔的面孔镀上了一层血色坚韧的光芒，他的大腿被流箭射伤了，用白布胡乱地绑着，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一处不高的土坡上，玄衣的男人直直地站在一株杨树下，燕北的鹰旗在他的头顶轻轻飘荡着，枯黄的干草在他的脚下飞舞着，不时地打着旋。他的眼底空茫一片，似乎是正在看着什么，可是那眼神却好似越过战场，越过血光，越过了天边的浮云……

程远突然有些发愣，他静静地站在原地，没有走上前去。

“程远吗？上来吧。”

燕洵并没有转过头来，他的声音很平静，带着舒和的淡定。程远弓着身走上去，单膝跪在地上，沉声说道：“启禀皇上，秀丽军已经从东南方的玄羽军团防线突围而出。玄羽军团是刚刚赶到的二线兵团，仓促成阵，挡不住楚大人的攻击。秀丽军的骑兵避开了禁卫军的正面攻击，直接插入玄羽将军的防线之中，等我们想要拦阻的时候已经晚了。修陆军从左翼逃窜，目前已经往西北余道方向去了。”

燕洵静静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程远舔了舔发干的唇皮，继续说道：“末将已经将信给高将军和陆将军，命他们在余道关拦截，第一军团也会分出三万守军，在大西北境内分批

阻击，龙吟关也做好了战斗准备，通往下唐的南疆水路也被我们严密监控把守，就算秀丽军背生双翼，我们也能将他们射下来。”

燕洵仍旧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好似对眼前耳边的一切都不闻不见。程远有些紧张，小声地试探着问道：“皇上？”

“你继续说。”

“我军伤亡惨重，第三军团、第七军团全军覆没，第四军团、第八军团、第十一军团的军团长阵亡，部下战士也死伤过半。杜若临将军率领的第十三军团拒绝作战，如今上层军官已经被看押管制起来了，但是下层官兵仍旧不肯听从调配。他们在这里不但起不到作用，我们还要分出兵力看守他们……”

燕洵闻言微微转过头来，轻轻地挑起眉梢，沉声说道：“拒绝作战？”

“是、是的。”程远吞下原本的话，换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说道，“第十三军团的官兵，全是来自尚慎高原。”

冷风吹过，细雨打在燕洵的鼻梁上，他缓缓点了点头，不再说话。

“皇上，再次阻截住秀丽军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末将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燕洵面无表情，“说。”

“是。如果我军成功包围楚大人，那么请问皇上，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进攻？是全力突击，还是迂回围困，是击杀，还是生擒？还请皇上明示。”

耳侧的风突然大了起来，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寒风吹过他的身体，吹起翻飞的袍袖。远处的战场仍有小股的火苗，一整日的激战夺去了战士们的锐气，此刻，他们疲惫、委顿、衣衫破烂。整整两万禁卫军，还有后增援的三路万人军团，虽然有一路中途退出战事，但还是在秀丽军面前大吃败仗。楚乔率领着九千秀丽军，像是一把刀子一样划破了他的包围圈。缙缙三万火云军没有做到的事，她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燕洵不得不承认，在军事上，阿楚是一个难得的天才，她对战局的把握和控制，她在军队中的威信和地位，连自己都难以比拟。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心底的沉重像是海浪一样一层一层地翻上来。此刻，他不知道自己是该庆幸她终于还是逃了，在自己没有感情用事没有儿女情长的情况下击败了自己，逃出生天？还是该难过她终于彻底地离开自己，再也不会回头了？

有一种讽刺的滋味在心间升起，让他不自觉地想要冷笑。他淡淡地看着程远，突然开口道：“程远，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劝我说你不堪大用，我却还是要重用你吗？”

程远闻言顿时一惊，连忙双膝跪地，磕头道：“圣上厚爱，末将万死不足以报答。”

“因为你很像以前的我。”

程远猛地抬起头来，震惊地看着燕洵，却不再说话。

“我知道，你的父母亲人全都在战火中死去了，你的妻子和妹妹被大夏的军队抓去做军妓，你哥哥也是大同的将领，却死在了内部的暗杀之下。”

程远的眼睛渐渐变得通红，他跪在地上，一个字也不说，嘴唇青白一片。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如同我一样，我也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燕洵抬起头，望着夕阳血红的光芒穿透天边的阴云，洒下一片惨红。他嘴角轻轻弯起，

沉声说道：“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心愿，但是总要先活下去，如果死了，那就什么心愿都完不成了。”

程远的眼角突然一阵滚烫，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被整个燕北骂作卑鄙小人的他紧紧握住拳头，深深地垂下头去。

天上飞过苍白的大鸟，从燕洵的视线中划过。燕洵看着它，目光悠远，像是长长的线，失去了维系的目标，终于再也找不到凝聚的焦点。他沉默了许久，才沉声说道：“秀丽军战力太盛，不宜正面阻其锋芒。开放边境，透消息给赵颢和魏舒烨，快要入冬了，就让阿楚来为我们打开大夏这个胶着的战场吧。”

程远微微一惊，即便以他的沉稳，也难掩脸上的震惊之色，许久才小声说道：“大夏如今囤积在雁鸣关下的全是重甲兵，楚大人率领的全是轻骑兵，末将担心大夏仓促间无法阻住楚大人的去路。”

“那就拖住她的脚步。”

燕洵转过身去，向着巍峨的北朔城走去。漆黑的战马跟在他的身边，夕阳照在他的身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有低沉的声音缓缓传来，像是草原上终年游弋的风。

“通知北朔、尚慎、回回山一带的百姓，就说他们的秀丽大人，就要离开燕北了。”

大风吹起他翻飞的衣角，腰间的宝剑粼粼地反射着血红的光，男人的脚步那么沉重，一步一步，缓缓走进了那座漆黑巍峨的牢笼，冥冥中，似乎有黄金的枷锁将他整个人锁住了。黑烟在远方冉冉升起，惨叫哀号声不断传来，死一般的沉默笼罩在火雷源的上空。

阿楚，我曾说过，所有人都可以背叛我，你不可以，因为你就是我唯一的光源，是照耀我漆黑天空的太阳。

如今，我的太阳熄灭了。

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孤立无援，逃生无门的时候，你可会想起我吗？

阿楚，我在你的背后看着你。

战斗来得毫无征兆，燕北各路大军对他们的到来保持了一种透明的状态。楚乔开始还抱着天真的幻想，以为是燕洵不忍心对她下手，终究放她离开。然而，在龙吟关外，看到那些背着包袱拖着儿女的百姓们的时候，她的心突然跌进了万丈冰潭，彻底地绝望死寂。

晨光中，密密麻麻的人流如同一条长龙。有人推着大车，装满了大箱小箱，锅碗瓢盆都在叮当作响；有人挥舞着鞭子，驱赶着自家的牛群羊群；妇女抱着哇哇啼哭的孩子，坐在石头上袒露着半边胸膛，在冷风中给孩子喂奶；还有人挑着扁担，里面放满了番薯和玉米，每走一段路就要坐下来吃上一顿。

疲惫、辛苦、仓皇，但是当它们看到秀丽军的旗帜的时候，全都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百姓们蜂拥上前，对着军队大声喊道：“大人到啦！大人在这儿呢！”

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拉着小孙子挤到前面，孩子的小脸冻得通红。他们对楚乔大声叫道：“大人，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是啊，大人，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不管去哪儿，俺都跟定大人了，可不能让大人自己走了。”

“大人，您走怎么不事先说一声啊，俺的庄稼还没收呢，幸好俺走得快，要不都追不上了。”

……

秀丽军的战士们静静地站在空旷的原野上，谁也没有说话，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看向楚乔。少女一身青色披风，身姿挺拔地坐在马背上，像是一杆锐利的标枪。她的表情很沉着，不见丝毫震惊和慌乱，于是战士们纷纷放下心来，不用担心，大人神机妙算，一定早就计划好了。

“大人。”贺萧策马赶上前来，在她的耳边轻声唤道。

楚乔缓缓转过头去，贺萧离她这样近，近到让他察觉到了她目光中一瞬间的恍惚和迷茫。他的心里突然生出一丝难过和痛惜，多年的相处，让他不再如当初那样执著盲目地相信着眼前这个少女的能力。两年来，他看到了那么多，他看到了她的消沉，看到了她的哭泣，看到了她的软弱，看到了她的迷茫。她不是传说中那个战无不胜的神话，更多时候，她只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固执地傻傻地承受了太多的责任和压力，就连流泪，都要躲在没人的角落里。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他对她的忠诚，反而让他生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愫，像亲人，像兄长，像部下，更像知己。

他伸出手，不轻不重地握了一下她的肩膀，沉声说道：“大人，贺萧在这儿了。”

是啊，贺萧还在这儿，秀丽军还在这儿，她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可是很快，雁鸣关方向就扬起了大片烟尘。斥候急忙奔回来，汇报道路：“大人，前方二十里处，赵颢亲率十万大军，正在火速前来，只要我们离开龙吟关口，必遭伏击。”

这一刻，楚乔几乎想要大笑出声。

燕洵，燕洵，你好精明的手段！

开关让路，不费一兵一卒；以百姓拖延、摧毁她骑兵的高速机动优势；借大夏之手，阻断她的前路。就算大夏对这个消息有所怀疑，但是也不能放任楚乔这样的燕北军事头目带着秀丽军进入大夏境内，哪怕明知燕洵另有目的，此战也都必不可免。

他摸透了尚慎、回回百姓们的心思，摸透了她楚乔的心思，更摸透了赵颢的心思。

也许在小规模的战场上，她还可以通过战术的运用和高明的指挥手段胜他一场两场，但是说到谋算人心、巧妙运用各方势力，她却远远不及燕洵。

百姓们也发现了东边翻飞的烟尘，有丝丝的恐慌在人群中漫开，尽管大家还是信心满满地想“大人在这儿呢，不用害怕”，但是想起大夏的铁血军队，还有秀丽军不满五千人的编制，他们也不由得开始犹豫起来。

贺萧已然返回龙吟关下，有战士大声喊道：“城上守军，请开城门，放百姓们进去！”

连喊了三遍，才有人拉着长调慢悠悠地说道：“皇上有令，若要进城，就请秀丽军的战士们先进城。”

“大夏军队转瞬即来，请先让百姓入城！”

“皇上有令，请秀丽军的战士们先进城！”



单调的回音一遍遍地响起，大风呼啦一声吹起，扬起遍地的尘土草屑。楚乔仰着头，看着龙吟关上飘荡着的黑鹰战旗，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大人？”

有士兵在旁低声地叫。

“大人！”

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围拢过来。

“大人，怎么办？”

百姓中开始有人惊慌地嚷，孩子们被那森冷的气息所慑，惊慌地大哭，数不清的声音在耳边嘈杂地问：

“大人，怎么办？”

“大人，敌人就要来了。”

“大人，进城去吧，避一避也好。”

“大人，回去跟陛下道个歉吧，他会原谅你的。”

“大人，我们誓死一战，下命令吧！”

“大人，大人，大人……”

燕洵，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楚乔对着天空冷冷地笑，心底最后一丝柔软也被现实击得粉碎。

— 你希望看到什么？看到我孤立无援？看到我四面楚歌？看到我成了丧家之犬，无奈下夹着尾巴仓皇逃回燕北对着你摇尾乞怜吗？

燕洵，你太小看我了。

“将士们，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切你们都看到了。”

楚乔坐在马上，伸出手来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以低沉的嗓音缓缓说道：

“我们的王，燕北的皇帝，他抛弃了曾经的誓言，背弃了我们当日对着燕北大地、对着回雪山许下的承诺，长庆的百姓尸骨未寒，忠于皇帝的屠刀就举在了大同的脖颈上。乌先生死了，羽姑娘死了，缙缙郡主死了，小和将军死了，边仓将军、希睿将军、阿都少将，一个个死在大帝国狂热梦想的野心分子手上。如今，刀锋悬在了我们的头顶，战士们，在你们的面前，是大夏的十万大军，他们厉兵秣马、摩拳擦掌，正等着我们送上门去；在我们的身后，是已然变质的燕北大军，他们正站好了姿势，准备好口水，等着吐在我们的头顶，然后嘲笑我们是没用的懦夫；在我们的身边，是被国家欺骗、抛弃了的父老乡亲。战士们，我们该何去何从？”

冷冽的声音回荡在荒原上，没有人说话，他们都仰着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楚乔。

楚乔突然跳下马背，手指着士兵们大声喝令，声音尖锐凌厉，好似赫赫战鹰，“是回头当独裁者的走狗，受背叛誓言的叛徒的嘲笑？还是放弃我们的亲人，独自逃命？抑或是冲向前面二十倍于我们的敌人，赢得一个军人应有的尊严和荣光？”

楚乔仰头大吼道：“战士们！你们想活命吗？”

“想！”

不管是军人还是百姓全都异口同声地厉吼，声音穿透云层，惊散了上空盘旋的飞鸟。

“你们想当叛徒吗？”

“不想！”

“在死亡和当叛徒中选一样，你们选择什么？”

人们高声狂呼：“誓死不背叛大同！”

楚乔迎风而立，高声呼道：“战士们、乡亲们，跟随我、服从我，听从我的号令。如果要死，就让我们用自己的鲜血来诠释大同的最后一次荣光！头可断，血可流，我们的信念永不熄灭！燕北万岁！大同万岁！我们的自由万岁！”

山呼海啸同时响起，千万双手举在半空，“大人万岁！”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很早，才九月就降了雪，轻飘飘的一层，像是春季里牧草中开出的小朵白花。

夏军又一次退了下去，这已经是他们围困的第三天，想象中的大规模冲击并未如期而至。赵颀很谨慎地围住了龙吟关口，阻挡着楚乔将欲前行的脚步，他此刻的想法想必十分复杂，既害怕是燕北设下的一个圈套，又害怕真的是燕楚反目错过了这个杀掉楚乔的机会。毕竟这两年来燕洵、楚乔不和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赵颀不可能一无所知。

夜里，大风横过，楚乔站在一处高高的土坡上，遥望满目疮痍的战场，夜里的熏风扬起她妖娆的长发，像是一群随风飞舞的蝶。

战争已经绵延了三年整，龙吟关修筑得比雁鸣关还要高上几丈。两军中央的大片荒原一片萧瑟，秋草高及半腰，白色的霜雪落在草屑上，秋风过处，簌簌作响，好似一片雪白的海浪，在月光的照射下幽幽地反射着银白的光，美得晃眼。一群乌鸦从头顶飞过，掠起细小的雪雾，一只乌鸦的利爪轻飘飘地低扫过草丛，掠起一物，幽白闪烁，转瞬逝去。

尽管只是一眼，楚乔却已看出那是何物。她的目光再一次投向眼前的白色草浪，一丝悲凉和厌恶从心底缓缓升起，在这万千摇曳的触手之下，又埋葬了多少年轻的白骨？

战争，像是嗜人的巨口，鲜血淋漓地吞噬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乱世苍凉的风横穿过破碎家庭的屋檐，留下呜呜的声响，像是孤魂于九泉之下发出的悲声呜咽。而她，是否也是这灭世刀锋之侧的一名刽子手呢？

“阿楚……”黑暗中，依稀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轻唤，“阿楚啊……”

那是过去两千多个黑夜里曾听到的声音，少年依偎在她的身边，为她拉被子，轻声地问：“阿楚啊，冷吗？”

当年冷风萧瑟，力透窗纸，外面冷月如霜，洒地苍白。

飞鸟横渡，暮雪千里。

或许，人的一生就是一局看不透的棋盘，前路迷茫，四面碰壁，你不知道该在哪里落子、该在哪里收手。既然已经开局，就要奋力进行下去，可是最终，也许你曾全力地奋斗，却离胜利越来越远。

她缓缓闭上双眼，万水千山从脑海中穿越，恍惚间，她似乎看到了那么多人的脸孔，正直温和的乌先生、淡定睿智的羽姑娘、活泼伶俐的纛纛、善良敦厚的小和、为了示警而死去的薛

致远、为保军旗被斩杀的文阳，还有风汀、慕容，挥舞着战刀独自一人冲进敌营被万箭射杀的乌丹俞，活着的和死去的秀丽军战士，不计其数的尚慎、回回、北朔百姓，甚至还有自杀谢罪的曹孟桐，还有那些迂腐的大同长老……

孤军弱旅，没有粮草没有补给，天寒地冻，带着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百姓，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敌人的铁蹄渐渐失去耐力。寒冬将至，大雪即将覆盖这一片苍茫的土地。

楚乔仰起头看着天空，隐约看到了另一双眼睛，那双已经永远沦入深潭冰海的眼睛，静静地望着她，卸去了曾经的激烈愤怒、冷峭讥讽，只余一汪看透的平和，一遍遍地说：活下去……

我知道的。

楚乔微微牵起嘴角，对着虚无的天空轻轻地笑，轻声地说：“我总会坚持下去的。”

她回过头去，看着连绵起伏的营地，静静地：“我总会保护你们的。”

白苍历七七八年秋，在龙吟关下，夏军完成了史上第一次合围，近十三万兵马从四面八方将龙吟关围了个水泄不通，各类远距离攻击器具源源不断地运送而来。可以预见，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战役即将展开。

虽然这一次赵颀面对的仍旧是当年在赤渡和北朔两地打败他的楚乔，但是他这一次却并不担心，一来，龙吟关距雁鸣关很近，他又备好了充足的预备军团，一旦发现是圈套，他可以很从容地回到城池；二来，楚乔此次没有城池可以坚守，没有利箭可以使用，以五千轻骑兵编制的秀丽军和一群老弱病残在平原上和他的十万重甲大军正面冲击，简直是自寻死路；三来，昨日派往燕北的探子终于传回了消息，就在七天前，燕洵和楚乔曾在北朔城外大打出手，死伤上万，如今燕北的大同骨干死伤殆尽，只剩下楚乔一人。如果这样的战况还是一个圈套的话，那么他只能说，燕洵实在是太狠辣高明了，不是常人能够抵挡的。

九月十八清晨，天刚蒙蒙亮，大雾弥漫，一阵铿锵的鼓声和军号声陡然响起，像是划破长空的闪电，猛然刺入了秀丽军和百姓们最脆弱的心脏。

清晨的阳光穿过白雾，在苍茫的旷野上洒下金灿灿的影子。大夏的铁灰色铠甲像是铺天盖地的海洋，一点一点蔓延上平原的尽头，沉重的脚步踩在大地上，震耳欲聋的声响仿若要从脚底板钻上脊梁。百姓们发出了一阵惊慌的尖叫，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畏缩地看着对面的浩瀚，自己这一小堆人和对面的人群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粒微尘。

“天哪！”

有人在低声地感叹：“那是什么，是雪崩了吗？”

“预备！”

一阵尖锐的声音突然从对面的阵营里响起，紧随其后，一排排步兵穿过前排的骑兵，半跪在地上，做好了冲击的准备。

“掷！”

嗖——

长矛穿透了长空，画着半圆从天而降。一群飞鸟刚巧路过，顿时被密密麻麻的矛雨刺透，

鲜血从半空中洒下，羽毛纷飞。百姓们的嘴刚刚惊恐地张大，还没来得及发出恐惧的尖叫，就见漫天矛雨当空刺来。

刺耳的哀号声顿时冲入云霄，像是一场绝望的哀歌，飞耸入云，战马齐声狂鸣，如同中伏的野兽。

“全军列队！冲击！”

腥风血雨中，楚乔坐在马背上，举起手中的银色战刀，一马当先地冲出去，五千秀丽军以整齐的姿态度无反顾地跟在她的身后，没有一个人犹豫，没有一个人踟蹰，虽然年轻的战士们脸上也流露出一丝丝害怕和胆怯，但是没有人退缩怯战。

贺萧护卫在楚乔身边，厉声喝道：“兄弟们，不能让他们靠近百姓一步！”

“拼啦！”

震耳欲聋的喊杀声随之而起，叫嚷声让人热血沸腾。

对面是一片汪洋大海，他们这五千人冲过去，像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宛如自杀般地义无反顾。

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些绝望惨叫的燕北百姓，龙吟关上看热闹的燕北大军，大夏的精锐士兵将领，包括赵颀。没有人能够想到，楚乔只有这么一点人，竟然敢如此正面主动冲击赵颀的十万大军，对面的刀枪如海，像是森冷的地狱鬼地。恍然间，所有人都想明白了，此处一片平原，楚乔无险可守，让夏兵冲到关下只会将百姓们拖进战场，她如此选择，就是要保全身后的无辜父老。

赵颀微微震动，他的目光变得有一丝恍惚，看着挥舞着战刀越来越近的秀丽军，看着一马当先的青裘少女，他的血液渐渐地滚烫起来。

“将士们！你们的勇气，还不及一个女人吗？”

大夏的统帅高声叫道，黑色的海洋顿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

“全军出击！给我冲！”

“杀敌！”整齐的冲锋号猛然响起，铁灰色的战袍随风而舞，战士们策马扬蹄、奋勇猛冲，好似愤怒的海洋冲破了大堤，撕开了一个汹涌的口子，铺天盖地地呼啸而来。

“散开！列阵！”

楚乔发出军令，然而，秀丽军所谓的列阵竟然只是迎着大夏的军队拉成了一道长长的横排。那队伍那般长，五千人肩并着肩，蜿蜒连绵，将整个龙吟关都护在身后。战士们穿着黑色的战甲，肩头绣着火红的红云旗标，在阳光下发出璀璨的光辉。他们双手斜举着战刀横在身前，以双腿控马，看着对面烟尘翻滚的骑阵，面色平静得像是一片沉默的石头。

这简直是疯狂的自杀！

大夏的兵马越来越近，尘土弥漫，烟尘扬起，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到可以闻得到马鼻子喷出来的气息。终于，轰的一声，两军猛然冲击在一处，狂风暴雨骤然而来，血肉与白刃轰然碰撞，武器的碰击声响彻耳际，攻击的浪潮一波一波地袭来，刀光剑影，鲜血飞溅。

近身的搏斗犀利得如同恐怖的黑夜，血腥弥漫了战士们的眼睛，一层层的尸体在地上堆积起来，耳中嗡嗡作响，马蹄声、嘶喊声、惨叫声、怒骂声、冲锋声，在耳侧奏成一支交响曲。

战刀交击在一起，发出烈火一样的光芒，伤者已然不会呻吟，战斗让他们忘记了身体的疼痛。地上一片狼藉滑腻，还有昨夜薄雪融化的雪水，像是一碗红色的泥浆。战刀缺了口，长矛被折断，眼睛被血糊住了，看不清前面的路途和身影，脑中只余下一个信念：杀，杀，杀！不停地拼砍，不停地击杀，直到使尽身体里最后一丝力气。临行前少女的话不断地回荡在战士们的耳朵里：敌人从谁的防线突破，谁就是秀丽军的罪人！

没有武器了，那就扑上去，咬断敌人的脖子，没有战马了，那就抓住他们的马腿，将他们也一起拖下来。

战斗进行得残忍激烈，令人发指。贺萧脱下累赘的铠甲，他红了眼似的继续找下一个目标。其他夏兵被他这样悍不畏死的样子吓坏了，他们畏缩地退后，想要离开他的阵线。

秀丽军的单兵攻击能力强得变态，他们一个人站在那里，就好像一台永不会疲倦的机器。胸膛被穿透了，大腿被刺中了，手臂被砍伤了，他们还可以毫无顾忌地流着血拼杀。

夏军官兵被震撼了，那不是人，是的，他们已经不是人了，他们是一群疯子、一群魔鬼。赵颀恨得咬牙切齿，又是这样，又是这样，似乎每次都是如此。他不明白，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那些将士如此悍不畏死？拥有如此猛将悍兵，是所有的将军最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金钱做不到，权势做不到，威慑做不到，而她，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军鼓一声声响起，一个又一个军团沉默地冲了上去，冲向那片血泊战场。大夏的军官们百思不得其解，就算对面真的是铜墙铁壁，也该被撞出一个缺口了，可是为什么那道防线明明看似随时随地都在摇摇欲坠，却偏偏仍旧没有倒下？

三个先锋重甲骑兵队已经全军覆没，五个步兵团也被打残了，在那道防线之前，死去的尸首堆积了三尺多高，像是一道低矮的城墙。从清晨到正午，战斗始终没有完结的倾向，而那道防线却从最开始的摇摇欲坠变得越发坚固。赵颀知道，是夏军怯战了，面对这样疯狂自杀般的攻击，就连他都感觉太阳穴在突突地跳。

天空阴沉沉的，太阳一点点地被乌云吞没，似乎也不忍再看着下面这绝望的杀戮。

赵颀甚至在想，难道这就是燕北的诡计？他们是故意派出这样的精锐力量来使自己麻痹大意，脱离关口，然后摧毁自己的重甲军队？可是若是这样，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见他们关内的人前来支援呢？

赵颀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战意却在一层一层地消退着，面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秀丽军，赵颀渐渐有些害怕了。就算自己胜利了，又能得到什么？五千名秀丽军的尸体吗？这不是一场轻而易举就能结束的战役，杀掉楚乔，铲除燕北最棘手的敌人，这个想法，此时已经变得不再那么狂热了。

阳光退却的最后一刻，大夏的退军号终于缓缓响起，夏军们齐声欢呼，然后如潮水一般地退去。

而秀丽军，也不再有人有力气继续追击了，几乎在夏军回到自己外围阵营的那一刻，秀丽军的战士们集体轰然倒下，像是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

赵颀迅速地发现了这一战况，所以他果断地掉转马头，命令传讯官再次吹响冲锋号，自己一个人朝着和士兵们相反的方向策马奔去，大声叫道：“战士们，跟我冲！”

夏兵们惊慌地回过头去，却发现刚刚如铜墙铁壁般拦阻自己的阵线已经不见了，一些聪明的兵痞子老油条们顿时了然，秀丽军面对二十倍于己的敌人，早已成了强弩之末，此刻，看到自己撤退，他们终于倒下了。

于是，大军齐齐掉转马头，跟在赵颺身后，再一次冲击而去。

“全军，集合！”

冷冷的北风中，一个清冷平静的嗓音缓缓响起，声音并不如何大，可是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然后，就在夏军所有人不可置信地揉着眼睛的时候，在那座尸体城墙之后，摇摇晃晃如同幽灵般的身影一个个地爬了起来。他们衣衫破烂，脸色苍白，参差不齐，手里的战刀都崩了口子。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缓步走上前，站在自己原本的位置上，肩并着肩，一个、两个、三个、十个、百个、千个……

一切恍若清晨影像的复制品，满身血污的战士们重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列成长阵，看起来好像吹一口气就能倒下去。可是当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突然间挺得笔直，像是一片石头做的林子，那座防线再一次坚固得犹如高山。贺萧站在人前，猛地挥出战刀，上千条嗓子齐声厉吼道：“为自由而战！”

好似平地滚起一声惊雷，所有的人都被震撼了，不用军号，不用战鼓。夏军不由自主地全都停了下来，人们心底突然生出了一种可怕的绝望之念——“我们是不会胜利的。”

不知道是谁最先冒出了这个念头，随即，这个思绪通过眼神迅速传遍全军，对着那些衣衫破碎满身鲜血的敌人，大夏的军人们几乎同时生出了可怕的畏惧和强烈的尊敬。

赵颺站在队伍最前方，面沉如水。他望着那个已然一身血红的少女，看着她如同一支标枪的身影，由衷的敬佩之情轰然涌起。终于，赵颺跳下马背，摘下头盔，在大夏十万大军的面前，在活着的和死去的五千秀丽军面前，在数万燕北百姓面前，在龙吟关内千万双眼睛的面前，深深地深深地弯下了他高贵的腰！

大夏的军人们也随之重复了这个动作，他们面对着这支自己曾经最为不耻的叛徒军队，深深鞠躬，然后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重复了敌人的冲锋号：“为自由而战！”

夏军轰然离去，天地间一片萧索、低沉，秋风横掠过染血的草原，一切都像是一场大梦般。

战士们无人再倒下，他们仍旧站在原地，似乎是害怕夏军会再一次掉头杀回来一样。

楚乔拖着沉重的战刀，身姿笔挺地缓缓上前，她的脚步沉重，面色苍白如雪，鲜血染红了她的青色大裘，也不知是她的血还是别人的。士兵们都看着她，似乎不相信夏军就这样退了一样。她站在那里，风吹过她额前凌乱的长发，扫过她秀丽的眉眼和面孔，她的声音已然沙哑，眼眶微微发红。她如同赵颺一般，对着自己的军队深深地鞠躬，一字一顿地沉声说道：“战士们，你们胜利了。”

一声破碎的哭泣突然自后方传来，好似决堤的海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是被他们护在身后的百姓，此刻，终于泪流满面地冲上前来。

秀丽军在贺萧的带领下齐齐对她弯腰回礼，铿锵的嗓音汇成一句话：“大人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

天上乌云蔽日，楚乔站起身来，两行清泪，静静地流下。

夏军没有再冲杀上来，但是也没有打开包围圈任他们离去，冷酷的围困战终于展开。这一刻，赵颀已经相信了消息的准确性，楚乔的确和燕洵闹翻，他们要离开燕北，龙吟关的大门不会为他们敞开。除了往南走南疆通往卞唐的水路，就只能从自己的防线通过，而燕洵已经将南疆水路完全封死了。

他坚信这一切，准确无误。

九月二十，开始下雪，大雪在初期并不大，但是却接连下了两天。秀丽军中的口粮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若不是一些百姓还带了些粮食，可能早已挨饿。军中的帐篷已经全都分给老弱妇孺，每个帐篷里都挤了三十多个人，但是仍旧有老人、孩子不断地在夜里被冻死。军中已经没有治伤药，受伤的战士们甚至得不到一口温水。楚乔只能无力地看着寒冷和伤病夺走在大夏军队前都能巍然不倒的战士们生命，却没有一点办法。

每当看着士兵们一个个死去，看着年幼的孩子在冷风中哭泣挨饿，她就恨不得马上冲回龙吟关，对着燕洵磕头谢罪，求他救救这些无辜的人。

她无奈地笑，只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力气。燕洵果然是这世上最了解她弱点的人，他也许早就算好了这一点，她不怕大夏，不怕战争，不怕杀戮，不怕死去，唯一害怕的，却是爱她的人为她白白地牺牲。

这两天，她带兵发起了四次冲击，却全都无功而返。赵颀秉承了一副坚守的姿态，既不出来迎战，也不理会他们的攻击，每次冲上去，都是一轮密密麻麻的箭雨，留下几十具无辜的尸体。

九月二十二晚，天降暴雪，气温陡然下降，冷风刺骨地吹来，只是半个晚上，就有五十多名伤员和八十多名百姓被冻死。百姓们终于有人受不了了，一名四十多岁的妇人突然离开军队向龙吟关跑去叫门，仿若是一场洪水，紧随其后，更多人离开了秀丽军的帐篷，他们顶着冷风大哭着，踉跄地奔向龙吟关。

生死关头，人们心底对死亡的恐惧终于战胜了他们的良心，抛下了这支一直拼死保护他们的队伍，向着自己的故乡奔去。

秀丽军的战士们静静地站在一旁，没有人出声，没有人阻止，他们沉默地看着这群痛哭的人，面无表情地让他们离去。

那位花甲老人哭泣着跑到楚乔面前，怀里抱着已然气息微弱的孩子，满面羞愧地对着楚乔想说什么，却终究只能发出几声短促的哭泣。

那孩子的面色已经一片青白，楚乔知道；再不取暖，他可能很快就要死了。

她的嗓子好像被什么噎住了，她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痛恨他们的背信弃义。

身为军人，却不能保护拥护自己的人民，只能看着他们无辜地死去，她无话可说。她不忍再去看老人那愧疚的眼神，因为她心底的愧疚更甚，她只能沉默地低下头去，无言地表达着她的情绪。



对不起。

龙吟关上，渐渐亮起一片璀璨的灯火，关口之下，无数的老人、孩子、妇女踉跄地奔来。人们在大声地喊着“开门、开门”，那声音中带着说不出的绝望和害怕，说到底，他们终究是一些普通的平民百姓，他们的愿望只是活着，偶尔还会生出一点奢望，那就是更好一点地活着。

大雪越来越大，天地间苍白一片，城头的军官大声叫道：“不要靠近！退后！退后！”

可是没人理会他，他的声音已经被嘈杂的人群淹没了，百姓们痛哭着扑在城门上，用力拍打着，大声喊道：“开门！打开门！我们是燕北的百姓，为什么不开门？”

哭声穿透云霄，龙吟关的战士们被镇住了，他们全都清晰地看到了两天前的那一场战役。此时此刻，再没有一个人愿意将武器对准那些自己曾经的战友，如今，看到这些百姓，他们更是呆在当场，不知该如何行使自己作为一名守军的责任。

“开门啊！”

百姓们疯狂地撞击城门，有人摔倒了，后面的人不管不顾地冲上前，将那人踩成了一团肉酱。

痛哭声和惨叫声回荡在旷野上，天地一片萧索，大雪纷飞、坠落，苍茫一片。

“退后！不然我们就放箭了！”

城头的军官在高声呼喊。

“不要放箭！我们是普通百姓啊！”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那名最先跑出去的妇女跪在地上，高高举起手中已经不再哭闹的襁褓，痛哭道：“你们可以不救我！但是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

“开门啊！开门啊！放我们进去！”

……

“楚大人！”城头守军高声喊道，“回来吧！你不进来，我们是不能开城门的。陛下有令，只要你肯回来，一切既往不咎！”

“楚大人！一切既往不咎！”

上百名守军一同高喊，声音像是一道滚雷，滚滚扫过苍茫的平原。

百姓们像是找到了救星一样，突然有人转身朝着秀丽军的方向跪了下去，人们在痛哭——

“大人！回去吧！”

“大人！救救我们，回去吧！”

“大人！回去跟陛下认错吧！”

“大人！”那名妇女从人后奔出来，脚下一绊摔倒在地上，怀里的孩子被撞了一下，突然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声音尖锐得比大夏的军刀还要刺人，“大人，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大人，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天地这般冷，漆黑一片，秀丽军沉默地站立，望着他们的主帅。

楚乔的心似乎被撕扯成了千片万片，她紧紧地咬着下唇，血腥的味道弥漫在嘴里，她的手一片冰冷，指尖都在轻微地战栗。



燕洵，燕洵，你早就算到了，是吗？

你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此刻，你是不是在北朔门外的火雷塬上，静静地等着我回去对你磕头认罪？

耳边的惨叫声一波波传来，成千上万的百姓跪在她的脚下，他们的头磕在地上，对着她放声大哭。就在前几天，他们还高举着拳头对她宣誓效忠，大声高呼着“自由万岁”的口号，可是现在，他们却在恳求她，恳求她回去跟燕洵认罪。

现实是如此的冷酷，却又是如此的无可奈何。

她的眼睛干涩一片，已然流不出泪来，苦涩的味道在胸腔里横冲直撞，命运将她逼到了绝望的深渊，似乎每走一步，都会被撞得头破血流。

“大人。”

贺萧走过来，坚定地站在她的身后，担忧地望着她，那眼神里似乎隐约可见心疼和怜悯。

“大人……”

他想要劝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一切都是那般荒诞和滑稽，世界那么大，可是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贺萧。”

楚乔低低地叹息，感觉身体里的血液似乎一时间都被冻住了，她绝望得想要就地死去，却还强撑着发出简短的号令：“传令全军，我们……”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秀丽军的战士们迅速回头，只见大夏的战旗狰狞而至，赵颺率领着大军再一次折杀回来！

“传令全军！跟我抵抗夏敌！”

生平第一次，楚乔觉得大夏的军队竟是这般的可爱。她不知道自己这么想对不对，她只是像个鸵鸟一样想要逃离此地，大夏攻来了，一切都不能再顾及，她必须回头作战！但是她还是在心底悄悄地感谢老天没让她在此时做出那个痛彻心扉的决定，虽然为此，她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殿下！全军已经做好了攻击准备。”

“不必了！”赵颺淡淡说道，“我们只是转一圈就走。”

“啊？”他的部下微微一愣，问道，“为什么？”

赵颺久久没有说话，他的目光深沉地望着浓浓的黑夜，许久，才低声说道：“不能让她回到燕北。”

这样来回的拼杀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大夏像是将龙吟关当成了一个游乐场一样，没一会儿就要来转上一圈。直到太阳驱散了漫长的黑夜，大雪停止的时候，终于吹响了撤军的号角。

楚乔带着疲惫的军队回到营地，却看到了数不清的百姓们沉默的眼睛。一排排尸体整齐地摆在军队的前面，那些昨日还鲜活的生命，此刻好似一条条离水的鱼，毫无生气地躺在地上。大雪覆盖住了他们的眉眼脸孔，积起一个个小小的雪坡。

见战场平息，渐渐地，有人离开军营，缓缓离去。人流渐渐扩大，从溪涧变成泉水，从泉水变成小河，再从小河变成一片黑压压的汪洋大海，他们没有走向龙吟关，没有走向燕北，而